董国忠,王润斌,周鹏程.2020年东京奥运会背景下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实施特征与镜鉴启示[J].体育学研究,2021,35(5):71-79.

2020年东京奥运会背景下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实施特征与镜鉴启示

董国忠[1], 王润斌[1], 周鹏程[2]
(1.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2.广岛大学 教育学研究科,广岛 日本739-8511)

【摘 要】:为探究2020年东京奥运会背景下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运行实践与理论逻辑,采用文本分析、逻辑分析、Arcgis软件统计等方法,分析日本学校奥林匹教育的政策文本、教学资料和研究报告,梳理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实施主体、教材编制和课程开展的总体脉络,提炼出了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主要特征:实施主体协同化;受教育客体全纳化;课程实施多样化;目标达成一体化;教学方法运用综合化;评价与反馈机制科学化。2022年北京冬奥会背景下我国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应:加强合作分享,建立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教育联盟;促进教材融合,推动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手册与自主教材深度融合;强化师资队伍,组建奥林匹克教育师资精英团队;注重点面结合,实现奥林匹克教育主体协同治理。
【关键词】:2020年东京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学校体育;体育教育
【中图分类号】:G5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1)05-0071-09
DOI:10.15877/j.cnki.nsic.20210824.002

日本是亚洲最早举办奥运会且举办次数最多的国家,积累了丰富的举办经验和丰厚的奥林匹克教育遗产。1964 年东京奥运会的奥林匹克青年营为世界青少年提供了交流学习的机会;1972 年札幌冬奥会延续了类似的做法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1998 年长野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的“一校一国”计划又成为奥林匹克教育的国际范本[1] 。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残奥会(以下简称“2020 年东京奥运会”)筹办之际,2016 年 1 月,东京都教育厅颁布了《东京都奥运会、残奥会教育实施方针》旨在指导东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顺利实施[2] ;2020 年 4 月,日本奥委会颁布了《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实施纲要》进一步推动全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开展[3]。

当前,中国正在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以下简称“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际,中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冬奥组委联合颁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通过该计划的开展可以更好地实现奥林匹克教育的权威性、目的性和方向性,从而推动学校体育和青少年体育的良性健康发展。日本学校体育与奥林匹克教育的融合历史悠久、模式先进、效果显著,日本青少年体质状况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基于此,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背景下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现状与特征深度分析,从中汲取经验,为中国2022年北京冬奥会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开展提供经验参考与借鉴。

1 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实施背景与基本概况

1.1 继承了日本往届奥运会奥林匹克教育的遗产

1964年东京奥运会奥林匹克教育项目是世界上第一个奥林匹克教育项目[4]。2016年,日本全国体育生活调查(Japan National sport life Survey)显示[5],经历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几代人体育运动参与更频繁;1964年东京奥运会奥林匹克教育作为一种具有教育属性的宝贵遗产,是日本当前开展奥林匹克教育弥足珍贵的教学与科研素材,诸多经验也在后续举办的奥运会中得以传承与发展。1972年札幌冬奥组委联合相关部门在冰雪运动知识、文化艺术、庆典仪式方面延续1964年东京奥运会奥林

收稿日期:2021-0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TY032)。
作者简介:董国忠(1981—),男,河南濮阳人,博士生,研究方向:奥林匹克教育。
通信作者:王润斌(1981—),男,河南信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奥林匹克运动。

匹克教育的经典[6]。同时，充分利用了日本电影的革新技术开展奥林匹克教育[7]。1998年长野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的“一校一国”模式是往届奥运会的积累和沉淀。成为1998年长野奥运周期奥林匹克教育的最大亮点[8]。具体做法是，在奥运主办城市选择一所中小学与奥运参赛国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方面的合作与交流。通过“一校一国”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展现主办城市的良好风貌，提升举办国的形象；也提升了青少年的国际视野和胸怀，传递了和平意愿，推进了学校的国际化发展。

1.2　践行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教育使命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办城市合同义务细则》第一款1.5条对开展奥林匹克教育做了重要论述：“教育、体育和文化教育是践行奥林匹克主义教育的关键要素，也是提升青少年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的有效途径；奥运会主办方依据合同要求制定奥林匹克教育计划，并得到国际奥委会审批，才能进一步在学校开展实施”[9]。这与国际奥委会倡导的OVEP（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项目）计划、日本民族自信塑造、青少年价值观培养等息息相关。

2020年东京奥运会奥组委在开展学校奥林匹克教育方面彰显了使命与担当。2015年3月，成立了“文化与教育委员会”，制定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实施方案，并与日本国内786所学校签订了奥林匹克教育的开展协议[10]。日本体育厅和东京都教育委员会等部门颁布了奥林匹克教育计划纲要，为日本中小学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提供了政策保障，也进一步强化了开展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规范性与自主性。

1.3　奠定了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扎实基础

2020年东京奥运会背景下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已形成机构健全、功能完善和组织有序的协同机制。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校和赞助商等主体构成了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核心实施主体，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高校指导、中小学实施和多部门协同参与的一体化模式。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和相关部门为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编写了多样化的教材，既有课堂教学的正规教材，还有趣味性的活动手册。为促进与国际奥委会OVEP 手册的深度融合，2020 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联合筑波大学翻译了OVEP 手册，并作了详细解读。另外，日本奥委会网站（网址：https：//www.joc.or.jp/english/）建立了奥林匹克教育电子资料库，提供了丰富的国内外电子资料供师生下载和学习。

日本奥委会从2011年开始在日本的中学组织实施奥林匹克教育课程，包括理论和实践课程[3]。乳井勇二[11]研究认为，日本在为中学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同时，也策划了较为丰富的奥林匹克教育社会活动。由此可见，日本基本形成了“理论课程+实践课程+课余活动”的奥林匹克教育模式。

2　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实施的主要特点

2.1　教育主体：强化多部门协同性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项目实施是一项多主体复杂化的系统工程，强调政府、非政府组织、教育部门、体育部门等机构的共同努力和协同参与。2020东京奥组委联合东京都教育委员会等部门成立了以日本奥委会、日本体育厅、地方政府、大学研究中心和赞助商及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综合运行机构（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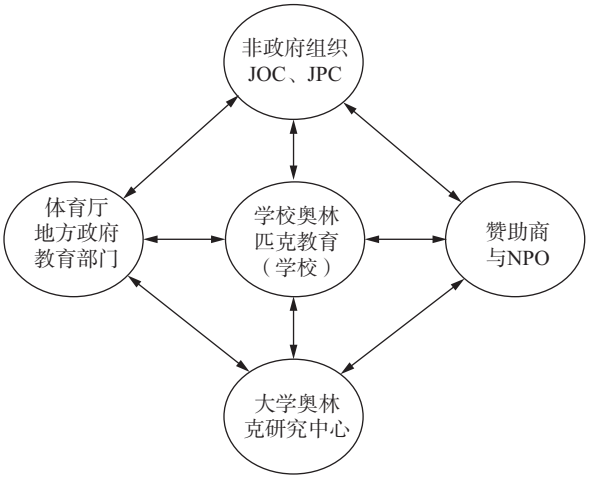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协同参与主体

Fig.1　Collaborative participants of Olympic education in Japanese schools

注：资料来源于https：//education.tokyo2020.org/jp/teach/links/。

政府部门在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开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依田充代[12]研究表明，开展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的捷径应强化政府、学校和奥林匹克研究机构的合作，1998年长野冬奥会提出的“一校一国”奥林匹克教育计划，不是以学校为个体的努力，而是强调地方政府与奥林匹克教育签约校的深度合作。学校是奥林匹克教育实施的主要场域，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质量制约着学生价值观的发展

方向，因此，加强学校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合作是保证奥林匹克教育顺利开展与质量的前提。另外，赞助商和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重要活动，也是开展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力量的重要补充。

各主体依据职能承担相应分工，日本奥委会、日本体育厅、地方政府和大学研究中心作为核心机构共同制定了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项目，项目既有战略的愿景、又有现实可操作的举措。而大学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是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智囊团，实行“包田到户”的政策是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开展的重要特色。筑波大学、日本体育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分别负责日本45个县市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指导工作（表1）。当前，建立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指导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开展，已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开展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范例。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已形成了集计划、实施、评价、反馈于一体的协同模式。

表1　日本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对口支援地区分配[13]

Tab.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ounterpart support in the Olympic Studies Center of Nippon University

大学名称	对接县市
筑波大学	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群马县、长野县、爱知县、京都府、和歌山县、岛根县、山口县、德岛县、爱媛县、福冈县、京都市、北九州市。
日本体育大学	北海道、栃木县、千叶县、新泻县、石川县、山梨县、兵库县、冈山県、高知县、大分县、千叶市、新泻市、大阪市、神户市、冈山市。
早稻田大学	岩手县、埼玉县、岐阜县、静冈县、三重县、滋贺县、鸟取县、广岛县、香川县、熊本县、鹿儿岛县、札幌市、横滨市、静冈市、横滨市。

2.2　教育客体：实现了学段贯穿与群体包容

受教育客体全纳性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背景下开展学校奥林匹教育的重要特点，从小学到大学全学段和多样化的受教育群体是其全纳性的重要体现。从小学到大学贯穿是强调纵深化，群体多样性则是注重横向拓展，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纵横兼具的特点，确保了受教育客体的年龄跨度与规模。2011年起，日本奥委会针对日本学校初中二年级学生开展了明星奥林匹克教育课堂，为学生在初中三年级学习体育理论前做好知识和技能储备。2011—2018年，参与明星奥林匹克教育课堂的学校达223所、班级数达664个、人数达到28 000人，仅2019年就有77所学校、229个班级和7 612名学生参与了明星奥林匹克教育课堂[14]。利用ARCGIS软件对日本开展明星奥林匹克教育课堂的学校空间分布统计如图2所示。另外，虽受2020年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日本众多学校仍坚持线上的方式开展奥林匹克教育[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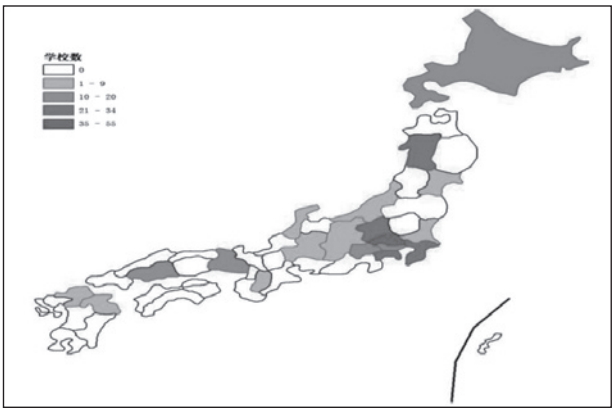

图2　2019年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项目实施学校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schools implementing Olympic education programs in Japan in 2019

注：利用ARCGIS软件对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文本数据的整理统计[3]

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全纳性，除实施的学校和学生数目庞大外，还注重特殊群体的奥林匹克教育，邀请残奥明星进校园，与学生分享参加奥运会的经历与体会，无形中增强了学生克服困难和战胜挫折的勇气。如体育心灵项目是帮助在地震中遭受伤害的学生“恢复信心”的教育项目，奥运明星作为梦想老师来到青森、岩手、宫城、福岛、茨城和千叶等6个县的中小学，通过奥林匹克教育课堂为中小学生传递能量，增强其克服困难和战胜挫折的信心[16]。

全纳性开展奥林匹克教育也是国际奥委会推行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倡导的重要方面，让奥林匹克教育惠及全球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培养其国际视野是各国推行奥林匹克教育主管部门的使命与担当。全纳性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展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重要亮点。

2.3　课程实施：运用多样化的课程组合模式

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经历了1964东京奥运会、1972年札幌冬奥会和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教育沉淀，基本形成了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模式。2020年东京奥组委编写了多样化的奥林匹克教育教材（表2）。

理论课程强调奥运背景知识的学习，而实践课程注重竞技体育运动的技能学习与体验，两种课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主要是体育教师和奥运明星。理

表 2　2020 年东京奥运会背景下日本奥林匹克教育系列教材

Tab.2　Textbooks on Olympic education in Jap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教材种类	教材结构	出版机构
奥运会、残奥会学习读本	小学版 1 册、5 部分，中学版 1 册、5 部分，高校版 1 册、5 部分。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
IOC 公认教材《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手册（OVEP）》	国际教材 1 册、5 个部分：奋斗喜悦、公平竞赛、尊重他人、追求卓越和身体、心理、意志平衡发展。	日本奥委会、筑波大学和日本奥林匹克学院翻译校对
IPC 公认教材《I’m Possible》教材	小学版 14 册和教师用书 1 册，中高版 14 册和教师用书 1 册，小中高通用版 1 册、15 分钟教材，小中高通用视频动画教材 1 册。	日本助残中心、日本残奥会与 xxx 儿童基金会联合开发
其他学习资料	东京 2020 圣火传递教育计划等（9 个题材）。	日本奥委会

注：据 https：//education.tokyo2020.org/jp/teach/texts/ 资料整理。

论课程包括：师生问好、奥林匹克价值观传达、小组讨论和课堂总结等 4 个环节，其中，奥林匹克价值观传达和小组讨论是课程的核心环节，以培养学生奥林匹克价值观和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为导向。实践课程包括：师生问好、准备活动、运动锻炼和课堂总结等 4 个环节，其中，运动锻炼环节是课程的核心环节，学生通过亲身参与竞技运动的练习和比赛，不仅让学生体会到了锻炼的快乐，还培养了学生面对失败的坦然。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与学校体育实现了有机融合。

活动课程也是日本开展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主要包括：体育精神计划、举办绘画和作文竞赛活动、奥运会纪念日、奥林匹克知识竞猜等活动。其中，奥运会纪念日活动，自 1987 年，每年的 6 月 23 日在日本全国举办 2～4 km 慢跑活动，学生是该项活动的主要参与群体，通过参与活动让学生铭记现代奥运会的诞生日[15]。

2020 年东京奥运会背景下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在课程内容和编排方面仍存在短板。须田柳治[17]研究认为，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课程在奥运知识的全面性方面仍存在不足，且小学、初中、高中的奥林匹克教育课程安排也不够合理。加拿大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课程内容则不局限于奥运知识的传递，已经突破了“奥林匹克知识传授”和“基本运动技能习得”的传统教学内容，而且围绕“体育素养”和“健康素养”两大核心理念，把奥林匹克教育课程内容的重点放在了培养青少年的运动技能、生活技能和健康生活理念等多样化的发展方面[18]。

2.4　教育目标：注重内外目标融合

实现奥运会“卓越、友谊、尊重”和残奥会“勇气、决心、灵感、平等”的教育目标是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培养日本青少年学生具备奥林匹克价值观的基本要求。①国际层面。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世界公民，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一校一国”计划激发了日本青少年学习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兴趣。②国家层面。学校奥林匹克教育是培养青少年团结、奋斗和拼搏的品质与积极应对挑战的能力，日本福岛地震灾区的学校选择奥运明星的励志故事为题材，教育学生如何应对挫折与挑战，无形中历练了学生应对困难的决心和毅力。③学校和学生层面。学校形成了良好的奥林匹克教育氛围，学生生活和学习在浓郁的奥林匹克文化氛围下，学生身体素养得到了历练，意志品质也得到了锤炼。和田博史[19]研究认为，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目标达成主要通过 4 种途径：通过体育理论学习让学生了解奥运会的历史；参与竞技运动锤炼其意志品质；邀请奥运会冠军授课交流增加其体验感、奥林匹克教育本土化和生活化的融合。

就本质而言，国际奥委会推行的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与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宗旨一脉相承。2020 年东京奥运会背景下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始终围绕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展开，深入贯彻“奋斗快乐、追求卓越、尊重他人、公平竞赛和身心意平衡发展”的 5 大价值观教育目标。而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提出的“志愿精神、自律意识、体育志向、残疾理解和国际交流”的目标，正是国际奥委会 5 大价值观教育目标的衍生与拓展，始终坚持国际奥委会推行的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为导向，结合日本社会发展和青少年德育培养的客观与现实诉求制定培养目标，确保实现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融合与发展。

2.5　教育方法：知识传递法与技能传授法的综合运用

知识传递法和技能传授法不仅是学校体育教学常用的教学方法，也是开展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重

要方法。①知识传递法和技能传授法是班级授课的主要教学方法，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奥林匹克教育课堂”主要采用这两种方法，且理论课堂和技能课堂验证了它们的适用性。②明星座谈法，奥运冠军作为活动嘉宾向学生传达卓越、友谊、尊重的奥运会价值，分享奋斗喜悦、公平竞争和尊重他人的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理念。③早会分享法，筑波大学附属学校每周一上午9：00开展持续30 min介绍奥运会和运动员的背景知识的“联合早会”，丰富学生的奥林匹克知识。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是保证奥林匹克教育课堂教学高效开展的前提，同时，奥林匹克教育进课堂、进校园是开展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有效途径。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是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开展的显著特点。如智力竞猜、明星座谈、书信交流、访问大使馆等教学方法与手段已在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开展过程中得以运用与推广。和田博史[19]研究认为，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教师的教学能力灵活应用西登托普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实现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教学目标。另外，分组教学法是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课堂的重要教学方法，分组教学法促进了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和相互尊重品格的培养。

奥运明星座谈是为学生提供与偶像面对面交流学习的机会，利用奥运明星的公众效应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是多数国家的常用方法。奥运明星是成千上万青少年崇拜的榜样，青少年对偶像崇拜的过程是由表及里，由欣赏到认同的发展过程，其人格魅力、职业特点通过媒体影响着青少年对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认知[20]。奥运冠军杉本美香给学生回信：“只要有目标，无论多么艰苦，坚持努力梦想就一定会实现”[21]。参观大使馆为学生提供了解参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机会，也深层次了解运动员生活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奥运知识，还培养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2.6 教育评价：完善的评估反馈机制

日本体育厅为客观准确性的评价，专门成立了学校奥林匹克教育评价委员会，并构建了科学的评价体系。①学生评价。评价指标体系与奥林匹克教育的实施目标应高度契合，确保对学生奥林匹克知识、价值观和身心意平衡发展的体育素养进行客观准确评定，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在学生层面做到了评价的客观性。②教师评价。充分考虑教师的业务素养的重要性，教学组织、教材教法、教学管理和师生关系是评价教师的重要考量维度。就评价主体而言，教师和学生都是评价的内部因素，而学校则是评价的外部因素。③学校评价。由于学校是奥林匹克教育开展的主要场域，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实施的效果直接决定着奥林匹克教育的成败。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评价委员会制定了学生、教师和学校多维度的评价体系，确保了对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实施效果的客观准确评定。

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评价反馈机制。筑波大学、早稻田大学和日本体育大学的奥林匹克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了专家团队，分别对负责的45个县市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项目实施效果定期督导与考核。为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分别建立了网络评价平台，奥林匹克教育开展学校按期将奥林匹克教育的成果册上传至网络平台，研究中心专家组依据学校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和终期评定，并确定评定等级，为下一步项目的开展提供数据和参考案例。另外，日本体育厅还专门成立了第三方奥林匹克教育专家评价委员会对3所大学研究中心工作的开展综合评价，并评定出等级。2020年中期评估的结果筑波大学获得等级为B级；日本体育大学为B级；早稻田大学获得了A级[22]。专家评价委员会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日本体育厅，日本体育厅对3所大学研究中心的下一步工作进行督导和提出整改建议，研究中心向日本体育厅提交整改方案和具体实施细则（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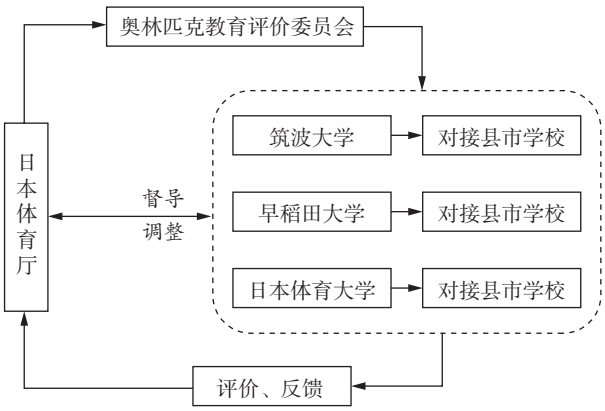

图3 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评价反馈机制图

Fig.3 Feedback mechanism of Olympic education evaluation in Japanese schools

综上所述，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尽管从学生、

教师、学校等3个维度构建了评价体系，也依托大学的研究中心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评价反馈机制，但日本学者近藤智靖等[23]研究认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闭幕后，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评价工作与是否可持续开展仍存在诸多未知。而茹秀英[24]研究认为，纵观历届奥运会的官方报告和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发现：缺乏对奥林匹克教育效果的评价研究。只有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希腊奥组委组织了专家组对奥林匹克教育进行了评价与研究。2004年雅典奥组委不仅对雅典国内学校奥林匹克教育进行了评价，还对国外开展学校分层抽样，并与国内评价结果比较分析。评价内容包括：教学活动、教学效果、学生参与、目标完成和计划执行等方面，评价维度合理且全面。

3　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背景下我国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启示

3.1　加强合作分享：建立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教育联盟

2008年日本大阪申奥时，原田教授[25]关于普及奥林匹克教育就提出了建立“奥林匹克教育学校联盟”的建议，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赢得了相关部门的赞许。洞悉2012年伦敦奥运会“伦敦国际启发计划”奥林匹克教育项目的成功实施，奥林匹克教育不再是拘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奥林匹克知识传播[20]；国际奥委会也在其网站上仅列举了21个国家通过其国家奥委会或者其国家奥林匹克学院来持续推进奥林匹克教育的范本[18]。

目前，2022年北京冬奥会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应加强国际示范学校之间的交流合作，避免“闭门造车”的做法在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之间蔓延。王润斌[26]研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赛事交付各方应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和统筹规划，确保赛事和奥林匹克教育交付任务的完成。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中心小学的奥林匹克教育经历了20年的沉淀，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可谓是国内学者和教师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珍贵素材，其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尽管其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开展过程中起到了领头羊和桥头堡的作用，仍面临孤掌难鸣的窘境。强化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间的交流合作是当务之急，为此，北京延庆区姚家营中心小学联合2022年北京冬奥会3大赛区的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成立了“北京冬奥赛区·奥林匹克教育联盟”，该联盟强调组织间的协同合作和高校专家团队的理论引导，这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为加强合作而迈出的创新一步，也证明了已具备建立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联盟的客观条件。因此，建立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联盟对奥林匹克教育计划的开展有积极作用，其关键应是提升联盟的组织力与公信力，强化联盟在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开展过程中的组织和协同作用。

3.2　促进教材融合：推动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手册与自主教材深度融合

2020年东京奥运会学校奥林匹克教育教材是在《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手册》（简称《OVEP手册》）的内容框架下编写的系列读本。首先，强化了教材与OVEP手册内容的深度融合。《OVEP手册》内容主要涉及3大领域：认知领域的奥林匹克知识；情感领域的社会与价值观教育；运动领域的体育理论与技能教育。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教材突出了这3个模块内容的选材。其次，教材与《OVEP手册》都强调与其他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合。但和田博史[19]研究认为，1964年长野冬奥会的奥林匹克教育过度强调学生体能的训练，忽视了学生奥林匹克知识与文化的学习，导致学生对奥林匹克教育产生厌恶感。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教材编写中，该问题已得到了有效改善。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教材和《OVEP手册》的内容深度融合，既迎合国际奥委会推行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的基本诉求，也符合2020东京奥运会组委会教材编写的客观要求。

笔者在参加2020年12月10日在北京冬奥组委主办的“2020国际奥林匹克教育论坛”时，通过对奥林匹克教育教材的认真阅读，并结合对教材编写人员的访谈发现，尽管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林匹克教育教材知识性内容丰富，与国际奥委会推行的价值观教育教材融合性尚存不足，2022年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教材也未能根除此问题。实现国际奥委会推行的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教材与自主教材的深度融合，应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奥林匹克教育教材的知识体系。国际奥委会推行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是为实现“奋斗快乐、追求卓越、尊重他人、公平竞赛

和身心意和谐发展”的教育目标，该价值观教育具有普适性和包容性，应合理借鉴2020年东京奥运会学校奥林匹克教育教材的编写经验，实现教材内容的深度融合。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何振梁先生认为：“强调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与奥林匹克教育的普世价值观并不矛盾，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和接纳正是奥林匹克普世价值观的重要体现”[27]。这也证明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教育都可以找到与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的结合点，再次验证了国际奥委会推行的《OVEP手册》与本土化教材内容的可融合性。

3.3 强化师资队伍：组建奥林匹克教育师资精英团队

体育教师转型是充实奥林匹克教育师资队伍的重要途径。日本的筑波大学、早稻田大学和日本体育大学的奥林匹克教育专家团队对支援中小学的体育教师定期开展培训，也有对其他学科教师的培训，经过培训教师具备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知识结构和业务能力。日本为确保2020年东京奥运会奥林匹克教育项目的顺利开展，日本奥委会成立了奥林匹克教育办公室，负责奥林匹克教育明星师资队伍建设，组建了149人的奥林匹克教育明星师资队伍，不仅年龄性别结构合理，而且基本包括了所有奥运会项目。奥运明星参与无形中激发了学生学习奥林匹克知识的积极性。此外，奥运明星带着奥运会上获得的奖牌，让学生观看和触摸，并分享获得奖牌的艰苦训练经历，更能让学生感受到奋斗后的喜悦与坚持的力量[19]。

通过对北京市、河北省、安徽省等地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和冰雪运动特色学校的实地调研和访谈发现，目前，开展中小学体育教师、其他学科教师、体育社会指导员的培训转型是完善我国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师资队伍的有效方法。当前，首都体育学院承接建设的“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将成为“双奥之城”的特色人才培养机构，该校奥林匹克教育专家团队针对中小学体育教师开展的师资培训，必将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奥运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28]。李春治[29]研究认为，应加强学校奥林匹克教育一线教师的培训，扩大奥林匹克教育人才培养渠道。燕凌等[30]研究认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背景下体育教师应做好思想、知识、技能和课程资源开发能力的储备。奥运明星是奥林匹克教育师资队伍的重要力量。体育明星具有成功、健康、强壮等优秀品质标签，这些优秀品质对大学生极具激励和感召力，体育明星的励志故事是对大学生人文教育的有效方式[31]。

3.4 注重点面结合：实现奥林匹克教育主体协同治理

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项目强调客观务实，既有战略愿景，又具备可操作性的现实举措。实施主体协同性、过程规范性、学校参与的全纳性等方面特色鲜明，堪称开展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国际范例。日本奥委会成立的奥林教育办公室是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协同实施的核心部门，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非政府组织作为自治团体已具备高度自治力，拥有参与的能力；学校作为奥林匹克教育的主要场域，制定完善的配套政策与优质的运营团队和教师队伍，确保奥林匹克教育的顺利开展。纵观世界各国奥林匹克教育面临的困境与疑惑，皆是参与主体的组建不合理和协同机制的不完善所致。冯雅男等[32]研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为确保奥运会举办城市各项工作可持续开展，奥林匹克大家庭利益相关者之间应更加团结。教育和体育的行政部门追求利益化，无法形成服务性的协同机制；市场主体的利润化追求，是长效机制的阻力和障碍；非政府组织囿于发展不成熟，难以发挥协同功效；学校遵照政策条例办事，缺乏协同机制的决策权力。而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强调参与主体协同作用，成功规避了以上问题，形成了组织合理、运转高效、行动迅速地一体化协同模式。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健全的协同机制，也归结于日本教育体制的完善和日本人注重团结合作的精神。

2022年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的参与主体协同的及时介入方面仍存问题。如2021年5月27日，河南省教育厅才举行冰雪运动特色校和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的授牌仪式。因此，奥林匹克教育参与主体应早沟通、早实施和早合作，才能促进学校奥林匹克教育项目有序、有效和顺利开展。研究认为，北京奥林匹克教育建立了以政府、教育部门和奥组委主导、社会广泛参与、学校为重点的奥林匹克教育组织实施体系，确保学校奥林匹克教育项目顺利实施[33]，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仍存在可持续发展的诟病，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可

能会面临类似问题。因此，完善奥林匹克教育的协同治理机制、构建共建共参共治的奥林匹克教育治理体系、建立长效机制是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4 结语

国际奥委会通过对历届奥运主办城市奥林匹克教育项目的归纳和提炼，逐渐形成了全球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经典范本。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2020年东京奥运会学校奥林匹克教育项目在“Stay Home”声音下的开展经验值得思考与借鉴，目前，2022年北京冬奥会学校奥林匹克教育项目开展也同样面临新冠疫情阴影的笼罩，特殊时期的特殊经验具有特殊的借鉴价值。新时代促进青少年健康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但国民体质监测数据显示，青少年学生体质的多项指标连续下降，体质健康状况甚是堪忧。希望2022年北京冬奥会学校奥林匹克教育项目这一缕曙光能照亮青少年体质开展的方向，也培养青少年“奋斗快乐、身心兼并、追求卓越、相互尊重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价值观。2022年北京冬奥会背景下，学校奥林匹克教育项目经过本土化的创新与改造，实现了冰雪运动项目旱地化、学校与俱乐部联合化、冬奥教育生活化等形式革新与演进。另外，2022年北京冬奥会学校奥林匹克教育模式必将成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林匹克教育“北京模式”的升级版，但后奥运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仍是政府和相关部门共同面临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根，张晓杰，高嵘.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计划的多维审视[J]. 体育学刊，2019，26(5)：28-34.

[2] 東京都教育委員会. 東京都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教育実施方針[EB/OL]. (2016-01-12).https：//www.o.p.edu.metro.tokyo.jp/about-education.

[3] 日本オリンピック委員会. 2020年度オリンピック・ムーブメント事業「JOCオリンピック教室」自治体向け開催実施要項[EB/OL]. (2020-04-09)[2021-01-25]. https：//www.joc.or.jp/event/class. html.

[4] MASUMOTO N. The Legacy of the Olympic Peace Education of the 1964 Tokyo Olympic Games in Japan[J]. Int J Hist Sport，2012，29(9)：1263-1280.

[5]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Tokyo 1964 Legacy[EB/OL]. (2020-11-19)[2021-01-25]. https：//www.olympic.org/news/tokyo-1964-legacies-all.

[6] 任海.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奥林匹克教育发展演变研究[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2010.

[7] 陈清洋. 冬奥官方电影的发展概述[J]. 当代电影，2008，(8)：31-34.

[8] 郭兆霞，郭冠伟. 30 年来奥林匹克教育发展演变研究[J]. 教育科学研究，2008(8/9)：27-30.

[9]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ost City Contract - OperationalRequirements[EB/OL]. (2016-11-30)[2021-01-25]. https：//library.olympics.com/Default/olympic-education.aspx.

[10] NAUL R. Olympic education：an international review[M]. New York：Routledge，2017.

[11] 乳井勇二，秋和真澄，冨田幸祐，等. 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教育実践の特徴把握に向けて(その 2)～講師派遣の実績を手掛かりとして～[J]. オリンピックスポーツ文化研究，2020，6(5)：167-178.

[12] 依田充代，清宮孝文. 体育学専攻大学生による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への期待と理解度分析[J]. オリンピックスポーツ文化研究，2018，3(3)：19-33.

[13] 筑波大学オリンピック教育プラットフォーム(CORE). 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ムーブメント全国展開事業実践事例集[EB/OL]. (2020-7-15)[2021-1-27]. http：//core.taiiku.tsukuba.ac.jp/.

[14] 日本オリンピック委員会. JOCの活動2017. Apri-2019. March[EB/OL]. (2019-7-3)[2021-2-6]. https：//www.joc.or.jp/about/activity/.

[15] 日本オリンピック委員会. JOC の進めるオリンピック・ムーブメン[EB/OL]. (2014-5-13)[2021-2-6]. https：//www.joc.or.jp/about/movementbook/.

[16] 日本オリンピック委員会. JOC の進めるオリンピック・ムーブメント[EB/OL]. (2017-2-12)[2021-2-5]. https：//www.joc.or.jp/about/activity/.

[17] 須田柳治. オリンピックと学校教育[J]，体育の科学，2004，54(5)：367-368.

[18] 王润斌，李慧林，贺冬婉.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背景下加拿大奥委会的奥林匹克教育实践及启示[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32(3)：217.

[19] 和田博史. 我が国の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教育の推進に関する検討 ―シーデントップによるオリンピック教育の活用可能性[J]. オリンピックスポーツ文化研究，2018，3(3)：35-45.

[20] 湛冰，裴东光. 伦敦与北京奥林匹克教育实践的比较与启示——基于伦敦国际启发计划的分析[J]. 体育与科学，2013，34(1)：78.

[21] 根本文雄. 特別支援教育におけるオリンピック教育の実践 ― 総合的な学習の時間やキャリア教育の視点から[J]. スポーツ教育学研究，2015，34(2)：39-44 .

[22] 日本オリンピック委員会.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ムーブメント全国展開事業(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教育全国中核拠点)中間評価結果[EB/OL]. (2019-5-27)[2021-01-25]. https：//www.mext.go.jp/prev_

sports/Comp/a_menu/sports/micro_ detail/__ icsFiles/afield-file/2019/05/27/1407907_4.pdf.

［23］近藤智靖，滝沢洋平，片桐正広，等．中学校体育理論領域におけるオリンピック教育について―探索的調査を基にした現状把握と課題提起［J］．オリンピックスポーツ文化研究，2017，3（2）：47-56.

［24］何丽娟，茹秀英．雅典2004奥林匹克教育评价体系分析［J］．体育教学，2020，40（11）：40.

［25］原田宗彦．2008 年大阪オリンピック招致活動とオリンピック教育［J］．スポーツ教育学研究，2010，20（2）：147-148.

［26］王润斌，李慧林．东京2020年奥运会赛事延期交付的多维影响与应对之道［J］．体育学研究，2020，34（3）：7-18.

［27］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Teaching Values an Olympic education Toolkit［M］. Lausanne，Switzerland. 2007.

［28］韩子荣，谢军．北京“奥运遗产”可持续发展：新视角与新机遇［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32（5）：388.

［29］李春治．欧洲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对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的启示［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32（3）：202-206.

［30］燕凌，左伟．冰雪运动进校园体育教师应做好哪些储备［J］．体育教学，2020，40（6）：66.

［31］陈相光．中国体育明星对大学生的影响及人文教育价值［J］．体育学刊，2006，13（4）：18.

［32］冯雅男，毕天杨．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对举办城市的影响与应对——基于奥运城市东京的历史经验［J］．体育学研究，2020，34（3）：19-26.

［33］茹秀英．北京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遗产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2，29（1）：108.

作者贡献声明：

董国忠：论文框架搭建、撰写；王润斌：论文框架把控，选题指导；周鹏程：论文材料收集，格式整理。

Implemen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of Olympic Education in Japanese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DONG Guozhong [1]，WANG Runbin[1]，ZHOU Pengcheng[2]

（1.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17，*China*；2. *Hiroshima University*，*Hiroshima* 739-8511，*Japan*）

Abstract：Aiming to explore the operation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Olympic education in Japanese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this article adopted the methods of text analysis, logic analysis and Arcgis software statistics to analyze the policy tex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esearch report of Olympic education in Japanese schools, and comb the implementation participants, the compilation of textbooks and the overall context of course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education in Japanese schools, and draw forth the following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Olympic education in Japanese schools: collaboration of the main implementation participants; full-inclusion of education receivers; diversified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s;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goals;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scientization of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Chinese schools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in Olympic education, and establish the Olympic Education Model School Education Alliance;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Olympic values education manuals and independent teaching materials;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staff, and build the elite team of Olympic education teachers;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 and realize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Olympic education participants.

Key words：Tokyo 2020 Olympics;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Olympic educatio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ports education